

一部打开的大书

□ 罗日新

有所思

我书桌上有两样东西:左手边是刚刚定稿的中篇小说《伦敦餐厅》,右手边是一块大冶钢厂的老耐火砖——它在我桌上放了近二十年,从我写长篇小说《钢的城》第一个字起就在那里。

砖是黑的,浸透了七十多年的炉温;纸是白的,密密麻麻填满文字。这黑与白之间,便是我的半生。

2008年,我在美国休斯敦做钢材贸易。一个深夜,我摩挲着世界地图,手指在太平洋西岸寻找。找到了,黄石,那个针尖大的点。那一刻,那个点仿佛在我指尖燃烧起来,烧成钢花的颜色。

我拨通越洋电话。父亲罗宝山,这位烧过我青少年时期书稿的《冶钢报》老编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说:“写吧,你现在能写了。”

他没想到,这通电话成了遗嘱。2009年春天,他走了。留给我五十万字的工作笔记和一句话:“钢厂是大书,要用一辈子读。”

我开始读这部“大书”,用我自己的方式。

每天写三五百字,然后读出声来。这是笨办法。工人们怎么说话,主任们什么腔调,厂长们何种姿态,我得让耳朵先认。写着写着,我成了两个人:白天在休斯敦谈钢材贸易的商人,夜里在稿纸上回黄石的工人。

有时候写到凌晨,我会摸摸那块耐火砖。它不言语,但我知道它记得一切:记得平炉前我二十二岁的脸被钢水映红,记得老师傅捧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熄火的炉前阅读,记得刘胜利腋下的小黑包,记得“田鸡”这个绰号叫了四十年,叫到爹妈都忘了他的本名。

这些人在我心里活着,活得比现实中更具体。他们推着我写,说:“把我们写下来,不然我们白活了。”

《钢的城》写了十四年。从休斯敦到上海再到克拉玛依,稿子跟我跑遍半个地球。两百多万字压缩到五十三万,像炼钢,去除杂质,只要最纯的那部分。

书名是站在黄石海观山那天晚上想出来的。下游西塞山边十里钢城灯火通明,我脑子里蹦出三个字:“钢的城”。加个“的”字,硬朗里就多了呼吸,钢铁就有了体温。

二

故乡这部大书,我总在不经意间向世界朗读。

三

前不久,世界读书日,我在讲座中这样

记得有一年夏天,在里海东岸的阿克套,我参加一场国际研讨会。当各国专家赞叹里海的深蓝时,我的思绪却飞回了万里之外。

我告诉他们,我的故乡,在长江中游的荆楚大地上,是一座名为“黄石”的城市。城中有一汪磁湖,水色天光,与眼前的景象竟有几分神似。我描述着少年时在湖中见到的日月同辉,也讲述着这座城市更深厚的章节——从古铜矿遗址的幽深,到近代钢铁熔炉的炽热;从水泥浇筑的国家筋骨,到如今“半城山色半城湖”的画卷。

我的发言或许“跑题”了,但从那些发亮的眼眸中,我看到了倾听。

一位中亚的朋友会后紧紧握住我的手,他向往的,已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一段由青铜、钢铁与碧水写就的传奇。那一刻我恍然,所谓故乡,正是你走到世界任何角落,都忍不住要向人娓娓道来的那本最厚的书。你推销它的山水,它的物产,它过往的光荣与阵痛,本质上,是在推销一整套认识世界、安放情感的密码。

这密码,写在每一块沉默的矿渣上,荡漾在每一顷湖水的波纹里。

襄河谣

□ 龚义成

山水吟

我曾在黄沙漫漫的晋陕高原听到山岭上传来的民歌《走西口》,那是走西口讨生活的艰难岁月里,青年男女分别时在互诉衷肠。

我也曾在乌篷悠游的周庄,倾听吴侬软语的《紫竹调》。最早,那是豆腐作坊里,人们为排解单调重复的推磨劳作而随口哼唱的越调,哼着唱着就着了男情女爱的调调:“一根紫竹直苗苗,送与哥哥做管箫……”倾听此曲调,想到千百年来的劳作人民,是怎样用神奇的乐音消解疲劳,化解沉闷与单调,将劳作升华为一种憧憬,一种快乐。

而现在,常在我耳边萦回的是来自我故乡的《襄河谣》,它是流行甚广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的母曲。初听时,听不到《走西口》的儿女情长,也听不到《紫竹调》的化苦为乐。

1949年以前,襄河下游的天河汉地区,地势低洼,湖沼密布,一到汛期,外洪内涝,便形成十年淹九水、十年九逃荒的悲苦情景。《襄河谣》如泣如诉的旋律,记录了平原水乡人民的这种凄凉境况——

襄河水哟黄又黄啊,
河水滚滚起波浪啊,
年年洪水冲破堤,
襄河人民遭灾殃。

听着这忧伤的歌声,脑海中泛起的画面是:江堤四处决口,洪水冲垮房屋,大浪卷着牲畜、柴垛、树木,禾苗全被黄汤淹没;秃鹫从空中一头扎下,啄食漂浮在黄汤上的牛羊腐尸。男女老少,拖儿带女,打着三棒鼓四处逃荒。这些犹如世界末日的画面,沉重地撞击着我的

心扉。

但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襄河的样貌是高樯白帆,长櫓短桨,白鸥黑燕,赭沙银滩,还有那赤足踏走在银色沙滩的光脊纤夫,巧手攀附在高桅上缝补云帆的船家女……碧流如练的波心,涌动的是静水流深,映照的是风和日丽、逆水而上的木驳。顺江而下的客轮,载着江枫渔火、悠悠岁月,仿佛和那首凄苦的《襄河谣》没半点瓜葛。

那是因为从1950年起,襄河两岸的人民,肩挑臂扛,打硪筑夯,筑起两条坚实的大堤。每到汛期犹如脱缰野马四处狂奔的襄河,被彻底驯服了。

《襄河谣》告诉我们,那段悲伤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而那些成为历史的东西,总会令我们生发久久的唏嘘感慨;襄河水,当它的狂浪不再制造人间惨剧,只是从远古流来,从奔涌的沧浪源头流来,它就真的成了滋养一方沃土、包容世间万物的母亲河。

如今,当夜航灯和天幕的星星一同浸入澄碧的河底,当银色的月光照在银色的沙滩上,襄河就成了无数人梦中的神话世界。

晴光初照,她宛如一个莲步妖烧的佳人;晚霞满天,金波荡漾的河水涌动着一片燃烧的火焰。霜染岸柳,衬出一轮高洁的明月;雪落襄河,溶出无数透明的童话。

此时,听到河边浣纱的村姑,唱起了一曲新《襄河谣》——

襄河宽,襄河长,
襄河喜得日夜忙啊,
日呀么日夜忙,
人人跟着襄河唱,
襄河是我的好家乡……

声音里的世界

□ 谈小庆

人世间

从我记事起,祖母的眼睛就看不见了。

那两只眼睛灰蒙蒙的,像是蒙了一层旧棉絮。她总是坐在堂屋的藤椅上,面朝着门的方向,阳光漏进来,落在她灰白的头发上。我每次放学回来,还没跨进门槛,她就会先偏一偏头,然后叫出我的名字:“回来了?”

我那时小,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后来才明白,她把耳朵练得比眼睛还好使。我的脚步声、呼吸声,甚至是跑进院子时带起的那一阵风,她都能捕捉到。

她的世界在我出生前就已经缩小了。先是缩小到这座老房子,从堂屋到卧室,她拄着一根用竹竿制作的拐杖,一步一步丈量。后来缩小到一把藤椅,她坐在上面,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她唯一与外界的连接,是一台老式收音机。黑色的外壳,旋钮已经磨得发亮。每天早上一睁眼,她就摸到床头,拧开那个旋钮。先是刺啦刺啦的电流声,然后慢慢转动,找到一个清晰的声音,停下来。那声音就成了她一整天的伴儿。

“奶奶,你看不见,怎么知道谁是谁?”

“听着就知道了。声音不一样,走路也不一样。”

她说得对。她连我的脚步声都能分辨出来——轻的是我,重的是我爹,碎而急的是我母亲。这个世界的她面前关了灯,却把声音调到了最大。

祖母出生于1935年,不到二十岁嫁进这

个家,从此没离开过这个村子。她一共生了六个孩子,我父亲是老么。家里穷,她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晚上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缝衣裳。六个孩子的衣服鞋袜,都是她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她没有上过学,却认得一些字,会背一些诗。

我问过她:“奶奶,你怎么这么厉害?”她笑了笑,说:“厉害什么呀,就是熬呗。”

小时候父母忙,我与祖母共度的时间更多。她看不见,就用耳朵听我走路、呼吸、翻书的声音。她能分辨出我有没有说谎——“你撒谎的时候,心跳会快。”她说。我不信,她就让我把手放在她心口上,让我听她的心跳。那心跳很慢,很有力,像远处传来的鼓声。

她教我背诗、背三字经,是我记忆中最清晰的画面。她看不见书,那些诗全在她脑子里。她说那是年轻时在扫盲班听来的。她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奶奶,黄河在哪里?”

“很远的地方。”

“你去过吗?”

“没有。但诗里写了,它就在那里。”

我那时不懂,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盲老太太,凭什么相信一条河流的存在。后来我才明白,她信的不是黄河,是那些字。

我上中学后就住校了,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她都坐在那张藤椅上,收音机开着,正放着一出戏或者一段新闻。听到我的脚步声,她会先伸手关掉收音机,然后脸上慢慢绽开一个笑容,眼角皱纹很深,像干裂的河床。“回来了?”“在学校吃得好吗?”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我敷衍地应着,

接过了她递来的零食,心思早飞到电视上、手机里。现在想来,那些敷衍像针一样,一针一针刺在我心上。

祖母不太愿意出门。一方面是青光眼导致畏光,就算残余一点光感,她也觉得刺眼。另一方面,她说出门麻烦,怕跌倒给人添乱。只在周末时让我牵着她在门口的稻场走两圈。邻居老太太来串门,她倒是高兴,听着人家说说家长里短,偶尔插一句嘴。但她从不主动说起自己。她的眼睛、她的病痛、她的孤独,都被她藏在那台收音机的电波里。

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忙于工作,回家越来越少。10月的某个下午,家里突然来电话,说祖母快不行了。

我赶回家时,她躺在床上,已经无法说话和进食。我握住她的手唤她,她努力地想要睁眼,眼皮却只是颤动了几下,终是没有睁开。那两口枯井一样的眼睛,再映不出我的影子。

祖母下葬后,我在她的房里用铲子铲去凝固在地板上的蜡痕,小小的房间似乎从未这样安静明亮。我很用力地铲,眼泪却不受控制地往下淌。在这个安静的瞬间,我仿佛才知后觉感到她的离开。我想起她教我背的那些诗,想起她说“诗里写了,它就在那里”。

祖母的世界很小,小到只剩一把藤椅、一截竹竿、一台收音机。可她在这个声音构成的世界里,装进了六个子女、十个孙辈,装进了唐诗、三字经,装进了她对这个家全部的爱。她看不见光,可她就是光。她照亮了我来时的路,也照着我继续往前走。

说:去读读黄石这本大书吧。

铜绿山的青铜铭文是扉页,汉冶萍的股票是插图,张之洞的奏折是序言,十里钢城的灯火是正在书写的篇章。而每个黄石人,都是这书里的一个字。有的如钢锭般沉实,有的如钢花般绚烂,有的如钢渣般被遗忘却又铺成了路。

带着《诗经》去磁湖,你会发现“蒹葭苍苍”两千年前就在等你们;带着《天工开物》去矿山公园,你会听见宋应星和我们的矿工在隔空对话;哪怕什么都不带,就去老厂区走一走,那些斑驳的标语、锈蚀的齿轮、长了草的轨道,都在无声地讲述。

前一段时间回黄石,陪同《钢的城》编剧采风。站在大冶特钢厂那棵六百多年古樟下,旁边是张之洞的雕像。忽然恍惚,我二十二岁那年,就在不远处,用钢杆撬开炉门,一千六百多度的热浪扑来,工装瞬间湿透。钢水奔涌而出的刹那,整个世界都是红的。

那一刻我明白了:有些光,一旦见过,一生都是亮的。

如今,《钢的城》的电视剧转化工作已经提速。我相信,拍成电视剧后,一定能让世界上的更多人看见黄石,看见大冶,这一座有体温、有呼吸、有故事的城。

钢水在奔流,故事就在继续。

水乡七月

□ 蔡茂

诗歌苑

七月,水乡把落日挂在树梢
我看着它,它看着天上的霞光
堤岸很长,柳丝很细
数着数着,就数出了白发

水雾漫上来,渔歌唱过来
乡音泡在水里,还是当年的
味道
往事很轻,像水面的光斑
一晃,就是半生

碧波深处的东西,我不去打捞
怕捞起来,太甜,太鲜
而落日,醉醺醺地燃烧
烧到最后,只剩一个名字
叫故乡

清荷

□ 余昌凤

女孩们轻抚荷叶,笑声
掉进水里,逗醒一池新荷
它们伸了伸懒腰,她们
也撩了撩刘海。清凉
从荷心漫到指尖

有人细观花色,在浅粉里念
旧影

有人等风来,好拾得两袖香
最安静的
是那个写生的女子
整日都在执笔
画至深处,她便成了一
朵荷

把一种味道 烧发光

□ 石潭

这地方叫公安,再往前喊过
孱陵
这里的一双双平常的手,练
就过绝活
能把平常做成不平凡
记得东晋的车胤招呼来一
群萤火虫
穿上自家纺的白布,让清贫
的文字
亮堂,在三字经中发光
囊萤映雪
引出一溪桃李插上飞翔的
翅膀
而今,有杨姓之人
把食为天当作一扇门
打开,陈酿的酒甩掉孤独
平原上那一根根青草也找
到归宿
光阴的背影,是桌子上
冒着烟火气的一锅满足
黄河北岸,江左江右
牛肉要吃公安的,成为菜谱
上的必备
家传酱料如盛开的玫瑰
牛肉在汤汁中街舞
刀工均匀,筷子知道轻重
再来一勺油辣子,多少都是
豪气
岁月的劲道,张扬在一个个
毛孔里
喜,一碗酒。苦,一碗酒
配上公安牛肉,
骨子里会升起一阵阵清风

当代武汉儿童文学的风景

□ 樊星

文艺谈

陈智富的新著《与童心的诗意对话——武汉儿童文学作家访谈研究》出版了。这是他继采访湖北青年作家的访谈录《你为什么当作家》出版以后,推出的第二本深入探讨湖北作家生活与创作历程的访谈录。他这种为推动湖北文学研究做实事

的热情,令人钦佩。

多年来,湖北及武汉的儿童文学创作云蒸霞蔚,气象万千。董宏猷等多位儿童文学作家在当代文坛的频频出彩,使武汉成为当代儿童文学的一大亮点。这本访谈录收录了陈智富与董宏猷、宋玲玲、张年军、黄春华、萧袤、舒辉波、彭绪洛等十四位作家的对话,在披露他们在文学道路上跋涉的甘苦的同时,也对儿童文学创作如何出新,提供了可贵的思考。

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写作如何创新已经成为日新月异的话题。书中提到的董宏猷的“梦幻体长篇小说”,宋玲玲的“科幻探索小说”,萧袤、彭绪洛融古典与现代为一体的成功尝试,还有徐鲁、舒辉波的非虚构写作……都体现了武汉儿童文学创新的多元态势。这样的创新,除了需要长期葆有童心童趣、上下求索的想象力,还离不了中外文学经典的滋养以及对于科幻、考古、探险、各种新思潮的持续关注。在当今儿童文学空前繁荣的局面里,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思潮、新动向的推动下,尤其是在《哈利·波特》那样风靡国际的经典之作的巨大影响下,加上《哪吒》《长安三万里》《大鱼海棠》那样的动画片及各种电子游戏的猛烈冲击下,儿童文学还能不能产生如《安徒生童话》《小王子》《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那样影响久远的经典,的确是一个不容回避也值得期待的话题。

社会在巨变,当代人(包括少年儿童)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形态,当然也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激烈竞争的社会,如何葆有童心、童趣?读那些关于今天的孩子们依然做着五光十色的奇梦,依然充满旅行、探险、科幻的好奇心的作品,还有媒体上常常报道的不少孩子在经历各种生活挑战时作出的令人感动的反应(如教科书式的救人、防骗,在各种集体活动中出彩,以柔弱肩膀扛起了养家重负等等)时,便自然而然会对“童心常在、良知常在”“世道在变、人心在变,而人间正道不会变”的公理产生由衷认同。因此,我想说,在各种新的探索中,如何回答当代社会各种问题的挑战,怎样将当今那些有底气、有才智的少年儿童在普遍的焦虑中蹚出新路的故事讲出新意,也许仍然值得书写和研究。

我还注意到,在书写儿童文学的本土故事方面,一些武汉作家已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如赵卷卷的长篇小说《十里蔷薇》对故乡仙桃名菜“三蒸”的美食文化故事的讲述,还有彭绪洛的长篇小说《盘龙城大冒险》等,都成功将湖北暨武汉的本土文化元素融入到了儿童文学的写作中。这样,就给儿童文学创作增添了本土文化的异彩。我还读过已故作家董宏量的长篇小说《白鸽少年》,那是一部能唤醒匮乏年代的武汉何对于养鸽往事的美好回忆的成功之作,读后令人难忘。希望有更多这样散发出浓郁“武汉味”的作品丰富我们的阅读。

汉口的“墩”

□ 易先云

风物记

1987年10月,我随部队移防到武汉市汉口王家墩机场,刚来就对这个以“墩”冠名的机场感到十分好奇。此后,才慢慢熟悉了它的来历。

王家墩机场早年在武汉可谓大名鼎鼎,它曾经是军民两用机场,随着城市建设发展,武汉航空公司入驻天河国际机场,空军部队迁址新洲阳逻,由王家墩机场更名为汉口机场,王家墩场站更名为汉口场站。机场搬迁后,王家墩商务区应运而生,后来的王家墩商务区便更名为武汉商务区。

2006年,我曾被抽调到武汉市“城中村”改造专班工作,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硚口区罗家墩村。“村改居”后,罗家墩人拆了旧房,住上商住楼,再也不是居住在城里的农民了。在罗家墩附近,易家墩街道、韩家墩街道和韩家墩小学,都是以“墩”命名的地方。

细心的武汉人会发现,武汉三镇以“墩”命名的地方很多,其中以汉口为最多。随着城建步伐的加快,汉口的一个个“墩”历经沧桑,一天一个新变化。比如紧邻汉口火车站的贺家墩村,十多年前住户密集、卫生治安环境堪忧,如今已华丽变身为后襄河公园,成为市民休闲的绿色景点。

我查了史料,汉口的“墩”有其渊源。清朝末年张之洞主持修筑后湖长堤以后,圈出了大片湖地,原先湖中的小岛(墩子)就成了陆上的高地,墩上居住的人更多了,村落的范围扩大,于是某某“墩”渐渐成了以该墩为中心的的那一带地方的统称。

汉口今长堤街以北,原为一片湖沼地,统称后湖,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露出水面,形成墩台,附近的渔民、农民或外地逃荒来的人逐渐迁移到墩子上居住,天长日久,便出现了一个个以墩为聚落的自然村,来晚了的人家没有现成的墩子可住,就围垸成墩,自立门户。

汉口的“墩”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别。最多一类为以姓氏命名,如易家墩、陈家墩、韩家墩、崔家墩、江家墩、罗家墩、查家墩、曾家墩、萧家墩、王家墩、唐家墩、金家墩、贺家墩等,说明这些墩子最早的居民或是聚族而居,或是一家独占。这种状况如同张家湾、王家村、李家庄、陈家巷一样,反映了中国传统家族聚落的某些特点。

第二类,以外地地名为墩名,如鄂城墩、天门墩等,这些墩子上最早的居民,可能多半是由鄂城或天门逃荒来的,归推于此,反映了往日人口流动的某些特点。

第三类,一些道路也以“墩”命名,比如银墩路、金墩街等。也有的社区以“墩”命名,双墩、八古墩、贺家墩社区等。

汉口的每一个“墩”,都有一个生动的传说,蕴藏着一个个沧桑变迁的故事,它们将永远铭刻在城市的历史里。